宋史/卷369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卷三百六十八 ◄

宋史
卷三百六十九　列傳第一百二十八

► 卷三百七十

張俊從子:子蓋 張宗顏 劉光世 王淵 解元 曲端

張俊

張俊，字伯英，鳳翔府成紀人。好騎射，負才氣。起於諸盜，年十六，為三陽弓箭手。政和七年，從討南蠻，轉都指揮使。宣和初，從攻夏人仁多泉，始授承信郎。平鄆州賊李太及河朔、山東武胡群寇，功最，進武德郎。

靖康元年，以守東明縣功，轉武功大夫。金人攻太原，城守，命制置副使种師中往援，屯榆次。金人以數萬騎壓之。俊時為隊將，進擊，殺傷甚眾，獲馬千匹，請乘勝要戰。師中以日不利，急令退保。金人諜俊計不行，悉兵合圍，攻益急。榆次破，師中死之。俊與所部數百人突圍而出，且行且戰，至烏河川，再與敵遇，斬五百級。

金人圍汴京，高宗時為兵馬大元帥，俊勒兵從信德守臣梁揚祖勤王。高宗見俊英偉，擢元帥府後軍統制，累功轉榮州刺史。建炎元年正月，從高宗至東平府。時劇賊李昱據兗州，命俊為都統制討之。與數騎突圍撓戰，諸軍爭奮，賊遂殲。進桂州團練使，尋加貴州防禦使。

中書舍人張澂，自汴京齎蠟詔，命高宗以兵付副帥還京，高宗問大計，俊曰：「此金人詐謀爾。今大王居外，此天授，豈可徒往？」因請進兵，高宗許之，遂如濟州。

開啟乾龍節，迫夜，有告高宗，欲俟元帥謁香劫以叛。群議集諸軍屯備，俊曰：「元帥不出，姦謀自破。」遂徙州治。賊術窮，黎明，引軍北遁，俊勒兵追殺之。進徐州觀察使。

高宗以俊忠勞日積，遷拱衛大夫。既而汴京破，二帝北遷，人心皇皇，俊懇辭勸進，高宗涕泣不許。俊曰：「大王皇帝親弟，人心所歸，當天下洶洶，不早正大位，無以稱人望。」且白耿南仲奏之，表三上。高宗發濟州，俊便道扈行。至應天府，高宗始即位。初置御營司，以俊為御營前軍統制，遣還京迎隆祐太后。權秦鳳兵馬鈐轄。尋奉太后及六宮以歸，除帶御器械。

時江淮群盜蜂起，俊討杜用於淮寧，趙萬、郭青於鎮江，陳通於杭州，蔣和尚等於蘭溪，皆平之。落階官，除正任觀察使。二年，升秦鳳路馬步軍副總管，尋破秀州賊數萬，縛徐明斬之。進武寧軍承宣使。

帝如揚州，召諸將議恢復，俊曰：「今敵勢方張，宜且南渡，據江為險；練兵政，安人心，俟國勢定，大舉未晚。」俊又請移左藏庫於鎮江。既而敵掩至，已逼近甸，俊亟奏飭甲乘，從帝如臨安。

苗傅、劉正彥反，俊時屯兵吳江縣。傅等矯詔加俊捧日、天武四廂都指揮使，以三百人赴秦鳳，命他將領餘兵。俊知其偽，拒不受。三軍洶洶，俊諭之曰：「當詣張侍郎求決。」即引所部八千人至平江。張浚語俊以傅等欲危社稷，泣數行下，俊大慟。浚諭以決策起兵問罪，俊泣拜，且曰：「此須侍郎濟以機術，毋驚動乘輿。」呂頤浩至，俊見之，亦涕泣曰：「今日惟以一死報國。」劉光世以所部至，俊釋舊憾。韓世忠來自海上，俊借一軍與之俱。世忠為前軍，俊以精兵翼之，光世次之。戰於臨平，傅等兵敗，開城以出。世忠、俊、光世入城，見於內殿，帝嘉勞久之，拜鎮西軍節度使、御前右軍都統制，尋為浙東制置使。

金人分兵深入，渡江攻浙，杜充棄建康，韓世忠自鎮江退保江陰。帝如明州，俊自越州引兵至。兀朮攻臨安，帝御樓船如溫州，留俊於明州以拒敵。帝賜親劄曰：「朕非卿，則倡義誰先；卿捨朕，則前功俱廢。宜戮力共扞敵兵，一戰成功，當封王爵。」癸卯除夕，金兵至城下，俊使統制劉寶與戰，兵少卻，其將党用、丘橫死之，於是統制楊沂中、田師中、統領趙密皆殊死戰。沂中舍舟登岸力戰，殿帥李質以班直來助，守臣劉洪道率

州兵射其旁，大破之，殺數千人。金呼人至砦計事，俊令小校往。金人與語，欲如越州請降，俊拒之。戒將士毋驕惰，慮敵必再至，下令清野，多以輕舟伏弩，閉關自守。

四年正旦，忽西風起，金人乘之，果復攻明州。俊與劉洪道坐城樓上，遣兵掩擊，殺傷大當。金人奔北，死於江者無數，夜拔砦去，屯餘姚，且請濟師於兀朮。後七日，敵再至，俊引兵趨入台州，明州居民去者十七八。

未幾，江浙群盜蠭起，授俊兩浙西路、江南東路制置使，以所部招收群盜，命後軍統制陳思恭隸之，且令兩浙宣撫使周望以兵屬俊，劉光世、韓世忠之外，諸將皆受節度。六月，改御前五軍為神武軍，俊即本軍為神武右軍都統制，除檢校少保、定江昭慶軍節度使。十月，浙西群盜悉平，改江南招討使。

紹興元年，帝至會稽。時金人殘亂之餘，孔彥舟據武陵，張用據襄漢；李成尤悍，強據江、淮、湖湘十餘州，連兵數萬，有席捲東南意，多造符讖蠱惑中外，圍江州久未解，時方患之。范宗尹請遣將致討，俊慨然請行，遂改江淮路招討使。

成黨馬進在筠州。豫章介江、筠之間，俊聞命就道，急趨豫章，且曰：「我已得洪州，破賊決矣。」乃斂兵，若無人者，金鼓不動，令將士登城者斬。居月餘，進以大書牒來索戰，俊以細書狀報之，賊以俊為怯。俊諜知賊怠，乃議戰。岳飛為先鋒，楊沂中由上流徑絕生米渡，出賊不意，追奔七十里，至筠州。賊背筠河而陣，俊用楊沂中計，親以步兵當其前，精騎數千授沂中及陳思恭，俾從山後夾擊，以午為期。俊與賊鏖戰至午，精騎自山馳下，賊駭亂退走，大敗。

既復筠州、臨江軍，捷奏，帝賜御筆，謂：「宜乘賊勢已衰，當官軍已振，驅除剿戮，速收全功。」俊未拜親詔，已追至北奉新樓子莊。賊黨商元據草山，挾險設伏，俊遣步兵從間道直趨山椒，殺伏奪險，乘勝追至江州。成勢迫，絕江而遁，號俊為「張鐵山」。復江州。已而興國軍等處群盜聞俊兵至，皆遁去。俊引兵渡江至黃梅縣，親與成戰。成懲奉新失險之敗，據石矢坡，憑山以木石投人。俊先遣遊卒進退，若爭險狀以誑賊，俊親冒矢石，帥眾攻險，賊眾數萬俱潰，馬進為追兵所殺，成北走降劉豫，諸郡悉平。拜太尉。

四年十月，金人與劉豫分道入侵。先是諜至，舉朝震恐，或請他幸。俊謂趙鼎曰：「避將何之？惟向前進一步，庶可脫。當聚天下兵守平江，徐為計。」鼎曰：「公言避非策，

是也；以天下兵守一州，非也。公但堅前議足矣。」遂以俊為兩浙西路、江南東路宣撫使，屯建康。既而改淮西宣撫使。瀕江相距逾月，敵不得入。俊遣張宗顏潛渡至六合，出其背。敵將引去，俊繼遣王進曰：「敵既無留心，必逕渡淮去，可速及其未濟擊之。」進往，敵果北渡，遂薄諸淮，大敗之，獲其酋程師回、張延壽以獻。

五年，劉麟入寇，俊與楊沂中合兵拒於泗州。六年，改崇信、奉寧軍節度使。劉麟兵十餘萬犯濠、壽，詔並以淮西屬俊，楊存中亦聽節制，與俊合兵拒敵。俊分遣存中與張宗顏、王瑋、田師中等，自定遠軍次越家坊，遇劉猊左右軍，擊走之。俊率大軍鼓行而前，至李家灣遇猊大兵，與戰，殺獲略盡，降者萬餘人，猊僅以身免。拜少保，加鎮洮、崇信、奉寧軍節度使。帝曰：「卿議論持重，深達敵情；兼聞挽強之士數萬，報國如此，朕復何慮。」又曰：「群臣謂朕待卿獨厚，其仰體眷懷，益思勉勵。」

七年，改淮南西路宣撫使，置司盱眙。俊與韓世忠入見，議移屯。秦檜奏：「臣嘗語世忠、俊，陛下倚此二大將，譬如兩虎，固當各守藩籬，使寇不敢近。」帝曰：「正如左右手，豈可一手不盡力邪？」命俊自盱眙屯廬州。八年，金人請寢兵，許之。賜俊「安民靖難功臣」，拜少傅。

九年冬，金復渝盟，再破河南，圖順昌府，命俊策應劉錡。俊督軍渡江，金人引退。繼而金人三路都統自東、南兩京分道來侵，抵亳州北渡河，俊收宿、亳諸軍擊之，盡復衛真、鹿邑等地，師還。十年，酈瓊在亳州，俊以大軍至城父，都統制王德下符離，乘勝趨亳與俊合。俊引軍入城，金人棄城遁，父老列香花迎俊，遂復亳州，留統制宋超守之。俊引軍還壽春，進少師，封濟國公。

十一年二月，兀朮入合肥，漸攻歷陽，江東制置大使葉夢得見俊，請速出軍。俊遣兵渡江，諭諸將曰：「先得和州者勝。」王德願為諸軍先，士鼓譟而行。敵已據之，德率眾渡采石先登，俊宿中流。德抵城下，金人退屯昭關。後三日，復敗金將韓常於含山。命關師古復巢縣，遂復昭關。使左軍統制趙密偃兵篁竹，出六丈河以分金勢。張守忠以五百騎敗金人於全椒。未幾，敵斷石樑以拒俊，俊疾作，力疾引眾涉流登岸，追擊之。王德與楊存中、劉錡會兵，敗金人於柘皋。拜樞密使。俊知朝廷欲罷兵，首請納所統兵。議賞宿、亳功，俊部將王德、田師中、劉寶、李橫、馬立、張瀓六人同日首受上賞。

俊力贊和議，與秦檜意合，言無不從。薦士大夫監司、郡守者甚眾，雖劉子羽自謫籍起家，亦俊力也。加太傅，封廣國公，尋進益國公。十二年十一月，以殿中侍御史江邈論

之，罷為鎮洮、寧武、奉寧軍節度使，充醴泉觀使。初，檜以俊助和議，德之，故盡罷諸將，以兵權付俊。歲餘，俊無去意，故檜使邀攻之。尋進封清河郡王，奉朝請。

十三年，敕修甲第，遣中使就第賜宴，侑以教坊樂部。十六年，改鎮靜江、寧武、靜海軍。二十一年冬，帝幸其第，拜太師，以其侄清海軍承宣使子蓋為安德軍節度使，其他子弟遷秩者十三人。

南渡後，俊握兵最早，屢立戰功，與韓世忠、劉錡、岳飛並為名將，世稱張、韓、劉、岳。然濠、壽之役，俊與錡有隙，獨以楊沂中為腹心，故有濠梁之劫。岳飛冤獄，韓世忠救之，俊獨助檜成其事，心術之殊也，遠哉！帝于諸將中眷俊特厚，然警敕之者不絕口。自淮西入見，則教其讀《郭子儀傳》；召入禁中，戒以毋與民爭利，毋興土木。

二十四年六月薨，年六十九。輟視朝三日，斂以一品服，帝臨奠哭之慟。追封循王。子五人：子琦、子厚、子顏、子正、子仁。

從子 子蓋

子蓋，字德高。父宏，應募從俊軍河上。金人破開德府，宏戰死。子蓋初從韓世忠討苗傅，補承信郎，累功遷武功郎。

紹興六年，劉猊大舉入寇，過定遠縣，將趨宣化窺淮，詔遣俊會劉光世軍剿之。子蓋從俊擊猊於藕塘，授閤門宣贊舍人。明年，改昌州刺史、江南東路馬步軍都總管。十年，金人再取河南，以興復宿、亳功，遷登州防禦使兼宣撫司衙兵副統制。

十一年二月，兀朮入廬州，攻含山縣，漸攻歷陽。俊遣兵渡江，子蓋從王德馳入和州，金人退屯昭關。會劉錡自東關引兵出清溪邀擊金人，俊遣子蓋與錡會，大戰於柘皋，敗之，軍勢赫張。兀朮復攻濠州，子蓋又敗之於周梁橋，除興寧軍承宣使。和議成，改建康府駐劄御前諸軍都統制。十三年，授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、兩浙西路馬步軍都總管。帝幸俊第，授子蓋安德軍節度使。

三十二年春，金人攻海州急，以子蓋為鎮江府都統往援之，即日渡江，馳至楚州。淮東漕臣龔濤謂之曰：「敵眾十倍，兵力不支，宜張虛聲攻淮陽，使之必救，則海州可解。」子蓋曰：「彼若不救，將如之何？」乃亟趨漣水，取便道以進。次石湫堰，金人陳萬騎

於河東，子蓋率精銳數千騎擊之，謂麾下曰：「彼眾我寡，利在速戰。」遣統制張玘略陣，玘中流矢，子蓋曰：「事急矣！」奮臂大呼，馳入陣，諸將繼之殊死戰。賊大敗，擁溺石湫河死者半，圍遂解。金人復整軍來戰，子蓋再率精銳擊之，獲其車馬、鎧仗萬計，退屯泗州。

孝宗即位，召對，賜鞍馬、鎧甲、束帶，且令招集勇敢，相時而動。子蓋受命還，招金大將蕭鷓巴、耶律造哩將其眾來降。尋以疾還鎮江，授檢校少保、淮東招撫使，未上，卒，年五十一。贈太尉，謚「恭壯」。

子蓋從俊征討藕塘、柘皋，雖多奏功，未能出諸將右，惟海州一捷可稱云。

張宗顏

張宗顏，字希賢，延安人。父吉，為涇原將，解宣威城圍，死之。宗顏以父恩補三班借職，監閿鄉酒稅，積官至涇原副將、權殿前司統轄。御營軍統制張俊選為統領，從俊討浙西寇。秀州軍校徐明以城叛，宗顏夜襲其城，明遁。轉忠州刺史，遷御前中軍統制。

金人攻明州，宗顏破其前軍。盜楊勍破松溪，命宗顏及李捧、陳思恭討之。宗顏次浦城不進，勍又掠建州。宗顏趨南劍州，與勍遇，遂歸。盜猶未平，謬言已擊退。侍御史沈與求劾宗顏三將並出，不能平數千之潰卒，何以示敵。貶二秩。從俊討李成，與成將馬進戰玉隆觀，敗之。遷環慶路馬步軍副總管、神武右軍統制，改麟州觀察使。

偽齊挾金人攻宣化鎮，俊遣宗顏潛渡江，出其後襲之，不勝。俊庇之，以捷聞，遂加沂州防禦使。繼以兵襲擊淮北，復遷崇信軍承宣使、宣撫司前軍統制。偽齊入寇，詔張俊解淮西急。督府張浚遣楊沂中與俊合，檄宗顏自泗州為後繼。與猊遇於李家灣，大破之，橫屍滿野，猊僅以身遁。擢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、武信軍承宣使。

八年，知廬州，總帥事。敵數百騎抵城下，宗顏以騎百餘禦之，敵退。有至自淮北者，傳金人言曰：「此張鐵山弟也。」紹興九年卒，年四十四。贈保靜軍節度使，謚「壯敏」。

劉光世

劉光世，字平叔，保安軍人，延慶次子。初以蔭補三班奉職，累升鄜延路兵馬都監、蘄州防禦使。方臘反，延慶為宣撫司都統，遣光世自將一軍趨衢、婺，出其不意破之。賊平，授耀州觀察使，升鄜延路兵馬鈐轄。

時有事燕薊，光世從延慶取易州，授奉國軍承宣使。金將郭藥師降，除威武、奉寧軍承宣使。延慶遣諸將擣虛趨燕，以光世為後繼。光世不至，諸將失援而潰，降三官。

河北賊張迪掠浚州境，詔光世討之。光世曰：「賊烏合，非有紀律，佯北以邀之，其亂可取也。」即麾騎退。賊競進，光世引騎貫其中，賊大潰。復承宣使，充鄜延路馬步軍副總管。

靖康元年，金兵攻汴京，夏人乘間寇杏子堡。堡有兩山對峙，地險厄，光世據之，敵至敗去。擢侍衛馬軍都虞候。金再攻汴京，光世入援，聞范致虛傳檄諸路，議引兵會之。會有詔止勤王兵，光世以為宜速進，不可以詔示眾。既而潰兵至，具言京城事。眾懼，光世矯以蕃官來自汴京，謂二帝決圍南去，眾稍安，進屯陜府。致虛欲合五路兵進與金戰，光世難之，別道趨虢，遂至濟州謁康王，命為五軍都提舉。

王即皇帝位，命為省視陵寢使，尋為提舉御營使司一行事務、行在都巡檢使。斬山東賊李昱，遷奉國軍節度使。平鎮江叛兵，改滁濠太平州、無為軍、江寧府制置使。討張遇於池州，遇望其陣曰：「官軍不整，可破也。」時湖水涸，賊越湖出官軍後，官軍亂，光世幾被執，王德救之得免。遇循江而上，光世整兵追至江州，斷其後軍破之。遇復東下，又追擊於江寧。

二年，以功加檢校少保，命討李成。光世以王德為先鋒，與成遇於上蔡驛口橋，敗之。成收散卒再戰，光世以儒服臨軍，成遙見白袍青蓋，並兵圍之，德潰圍拔光世以出。下令得成者以其官爵與之。士爭奮，再戰皆捷，成遁，執其謀主陶子思。加檢校少傅。

帝在揚州，金騎掩至天長，光世迎敵，未至而軍潰。帝倉卒渡江，命光世為行在五軍制置使，屯鎮江府，控扼江口。尋加檢校太保、殿前都指揮使。

苗、劉為亂，素憚光世，遷光世為太尉、淮南制置使。張浚在平江，馳書諭以勤王，光世不從；呂頤浩遣使至鎮江說之，乃引兵會於丹陽。兵進，光世以選卒為遊擊，仍分軍殿后，遇苗翊、馬柔吉軍於臨平，與韓世忠等破之。至行在，遷太尉、御營副使。光世

遣王德助喬仲福追傅至崇安縣，盡降其眾，傅僅以身免。逆將范瓊被執，張浚使光世撫定其眾，又招賊靳賽降之。命光世為江東宣撫使，守太平及池州，受杜充節制。光世言受充節制有不可者六，帝怒，詔毋入光世殿門，光世始受命。

隆祐太后在南昌，議者謂金人自蘄、黃渡江，陸行二百里可至，命光世移屯江州為遮罩。光世既至，日置酒高會。金人自黃州渡江，凡三日，無知之者。比金人至，遂遁，太后退保虔州。馮楫貽書光世，言：「賊深入，最兵家之忌。進則距山，退則背江，百無一利，而敢如此橫行者，以前無抗拒，後無襲逐也。太尉儻選精兵自將來洪，而開一路令歸，伏兵掩之，可使匹馬不還。」光世不能用，自信州引兵至南康。酈瓊圍固始縣，光世遣人招降之，又遣王德擒妖賊王念經於信州。

時光世部曲無所隸，號「太尉兵」，侍御史沈與求論其非宜。會御營司廢，乃以「巡衛」名其軍，命充御前巡衛軍都統制。召赴行在，授浙西安撫大使、知鎮江府。光世言：「安撫控制一路，若但守鎮江，則他郡有警，不可離任。望別除守臣，光世專充安撫使，從便置司。」時光世慮金人必過江，故預擇便地，帝覺之，止許增辟通判。右諫議大夫黎確疏其擇便求佚，中外所憤，帝釋不問，加寧武軍節度使、開府儀同三司以遣之。光世乞便宜行事，不許。時韓世忠、張俊兼領浙西制置使，光世復言本路兵火之餘，不任三處需求，遂罷世忠、俊兼領。

時金兵留淮東，光世頗畏其鋒，楚州被圍已百日，帝手劄趣光世援楚者五，竟不行；但遣王德、酈瓊將輕兵以出，時奏殺獲而已。楚州破，命光世節制諸鎮，力守通、泰。完顏昌屯承、楚，光世知其眾思歸，欲攜貳之。乃鑄金銀銅錢，文曰「招納信寶」。獲敵不殺，令持錢文示其徒，有欲歸者，扣江執錢為信。歸者不絕，因創「奇兵」、「赤心」兩軍，昌遂拔砦去。

紹興元年，金人渡淮，真、揚州皆闕守，命光世兼淮南、京東路宣撫使，置司揚州，措置屯田，迄不行。張俊討李成，又命光世分兵往舒、蘄搗其巢穴，光世以江北盜未平為辭。命兼淮南宣撫使，領真、揚、通、承、楚州、漣水軍。郭仲威謀據淮南以通劉豫，光世遣王德擒之，並其眾。范宗尹言：「光世軍多冗費，請汰其罷軟者。」帝曰：「俟作手書與之，如家人禮，庶幾不疑。」

光世以枯秸生穗為瑞，聞於朝。帝曰：「歲豐人不乏食，朝得賢輔佐，軍有十萬鐵騎，乃可為瑞，此外不足信。」淮北人多歸附者，命光世兼海泗宣撫使以安輯之。五湖捕魚

人夏寧聚眾千餘，掠人為食，郭仲威餘黨出沒淮南，邵青據通州，光世皆招降之。光世請鑄淮東宣撫使印，給錢糧，增將吏，皆從其請。仍給鎮江府、常州、江陰軍苗米三十七萬斛，為軍中一歲費。

二年，復命移屯揚州，時至鎮江視師。光世不奉詔，入朝言鄰寇有疑，或致生事，願仍領浙西為根本計。右司諫方孟卿劾之，乞召宰執與議，使之必往，光世猶以乏糧為辭。光世之來，以繒帛、方物為獻，帝命分賜六宮，中丞沈與求以為不可，命還之。

呂頤浩與光世有故怨，頤浩將出視師，首言光世兵冗不練，乞移其軍還闕。帝曰：「光世軍糧不足，若驟移，必潰，先犒軍而後料簡可也。」頤浩至鎮江，光世軍果告乏，頤浩奏光世軍月費二千萬緡，乞差官考核。詔御史江躋、度支胡蒙至軍點校，終不得實。帝方倚其成功，尋詔兩漕臣措置鎮江酒稅務，助其軍費；又罷織御服羅，省七百萬緡以助之。加寧武、寧國軍節度使。光世奏部將喬仲福、靳賽防江有勞，詔進一官，許回授。

光世固乞轉行，給事中程瑀持不可，又言光世兵未渡江，金人或渡淮，江、浙必震。光世方遣人按行宜興湖洑之間，以備退保。詔以章示之，光世遷延如故。

三年，命光世與韓世忠易鎮，同召赴闕，授檢校太傅、江東宣撫使。世忠既至鎮江城下，姦人入城焚府庫，光世擒之，皆云世忠所遣。世忠屯登雲門，光世引兵出，懼其扼己，改途趨白鷺店。世忠遣兵襲其後，光世以聞。帝遣使和解，仍書《賈復》、《寇恂傳》賜之。命為江東、淮西宣撫使，置司池州，賜錢十萬緡。

劉豫將王彥先揚兵淮上，有渡江意。光世扼馬家渡，遣酈瓊屯無為軍，為濠、廬援，賊乃退。光世奏鄜延李佾充閤門祗候，言者論其涉私，罷之。金人、劉豫入侵，時光世、張俊、韓世忠權相敵，且持私隙，帝遣侍御史魏矼至軍中，諭以滅怨報國。光世乃移書二帥，二帥皆復書致情。光世始移軍太平州以援世忠。金兵退，光世入覲，遷少保。帝曰：「卿與世忠以少嫌不釋，然烈士當以氣義相許，先國家而後私讐。」復諭以光武分寇恂、賈復之事。光世泣謝，請以所置淮東田易淮西田，給事中晏敦復言其擾民而止；又請並封其三妾為孺人，南渡後，諸大將封妾自此始。會改神武軍為行營護軍，以光世所部稱左護軍。劉豫築劉龍城以窺淮西，光世遣王師晟破之，加保靜軍節度使，遂領三鎮。

張浚撫淮上諸屯，劉豫挾金人分道入侵，命光世屯廬州以招北軍，與韓世忠、張俊鼎立，

楊沂中將精卒為後距。劉猊驅鄉民偽為金兵，布淮境。光世奏廬難守，密干趙鼎，欲還太平州。浚命呂祉馳往軍中督師，光世已舍廬州退，浚遣人厲其眾曰：「若有一人渡江，即斬以徇。」光世不得已，駐兵與沂中相應，遣王德、酈瓊領兵自安豐出謝步，遇金將，三戰皆敗之。張浚入對，言光世驕惰不戰，不可為大將，請罷之。帝命與趙鼎議，鼎曰：「光世將家子孫，將卒多出其門，罷之恐拂人心。」遂遷護國、鎮安、保靜軍節度使。

右司諫陳公輔劾其不守廬州，張浚言其沈酣酒色，不恤國事，語以恢復，意氣怫然，乞賜罷斥。光世引疾請罷軍政，又獻所餘金穀於朝。拜少師，充萬壽觀使，奉朝請，封榮國公，賜甲第一區，以兵歸都督府。公輔又言光世雖罷，而遷少師，賞罰不明；中書舍人勾龍如淵又繳還賜第之命。帝曰：「光世罷兵柄，若恩禮稍加，則諸將知有後福，皆效力矣。」卒賜之。初，光世麾下多降盜，素無紀律；至是，督府命呂祉節制其軍。酈瓊殺祉，驅諸軍降劉豫。

九年，用講和恩，賜號「和眾輔國功臣」，進封雍國公、陝西宣撫使。弟光遠疏其短於言路，如淵時為中丞，再論光世不可遣而止。十年，金人圍順昌，拜太保，為三京招撫處置使，以援劉錡。光世請李顯忠為前軍都統，又請王德自隸。德不願受其節制；顯忠行至宿、泗，軍多潰。進至和州，秦檜主罷兵，召還。光世入見，為萬壽觀使，改封楊國公。疾革，乞免其家科役，中書舍人張廣格不下。卒，年五十四。贈太師，官其子孫、甥侄十四人，謚「武僖」。乾道八年，追封安城郡王。開禧元年，追封鄜王。

光世在諸將中最先進。律身不嚴，馭軍無法，不肯為國任事，逋寇自資，見詆公論。嘗入對，言：「願竭力報國，他日史官書臣功第一。」帝曰：「卿不可徒為空言，當見之行事。」建炎初，結內侍康履以自固。又蚤解兵柄，與時浮沉，不為秦檜所忌，故能竊寵榮以終其身，方之韓、岳遠矣。

王淵

王淵，字幾道，熙州人，後徙環州。善騎射。應募擊夏國，屢有功，累遷熙河蘭湟路第三將部將、權知鞏州寧遠砦。諸羌入寇，經略司討之，表淵總領岷山蕃兵將，興師城澤州。羌悉眾來爭，淵奮擊，大破之，追至邈川城。移同總領湟州蕃兵將兼知臨宗砦，坐法免。

宣和三年，劉延慶討方臘，以淵為先鋒。賊將據錢塘，勢張甚。淵諭小校韓世忠曰：「

賊謂我遠來，必易我。明日爾逆戰而偽遁，我以強弩伏數百步外，必可得志。」世忠如其言，賊果追之，伏弩卒發，應弦而倒。逐北至淳安，賊據幫源峒，遂圍而平之。授閤門宣贊舍人、權京畿提舉保甲兼權提點刑獄公事。

繼從延慶攻契丹。重兵壁盧溝南，遣淵等數千人護餉道，戰敗為敵所獲。已而逃歸，猶以出塞遷武功大夫、果州團練使。又從楊惟忠、辛興宗破群盜高托山等，遷拱衛大夫、寧州觀察使。

靖康元年，為真定府總管，就遷都統制。吳湛據趙州叛，淵討平之。金人攻汴京，河東、北宣撫使范訥統勤王兵屯雍丘，以淵為先鋒。尋以所部歸康王府。

明年，張邦昌僭立，康王如濟州，命淵以三千人入衛宗廟。淵至汴都，以朝服見邦昌，納謁曰：「參冢宰相公。」邦昌始易紫袍延之政事堂，淵慟哭宣教。康王即皇帝位，淵與楊惟忠、韓世忠以河北兵，劉光世以陝西兵，張俊、苗傅等以帥府及降群盜兵，皆在行朝，不相統一。始置御營司，以淵為都統制，扈從累月不釋甲。帝如揚州，授龍、神衛四廂都指揮使，尋改捧日、天武四廂都指揮使，進保大軍承宣使。

時群盜蠭起，以淵為制置使平杭賊，提兵四出，所向皆捷。平軍賊趙萬於鎮江，誅杭賊陳通於杭州，降張遇於楊子橋；期年，群盜略盡。遷嚮德軍節度使。惟趙萬、陳通等已招其降，而復盡誅之。

建炎三年二月，金人攻揚州，帝倉卒渡江，淵與內侍康履從至鎮江。奉國軍節度使劉光世見帝泣告：「淵專管江上海船，每言緩急決不誤事。今臣所部數萬，二千餘騎，皆不能濟。」淵忿其言，斬江北都巡檢皇甫佐以自解。中書侍郎朱勝非馳見淵督之，乃始經畫，已無所及，自是淵失諸將心。

帝欲如鎮江以援江北，群臣亦固請。淵獨言：「鎮江止可捍一面，若金人自通州渡，先據姑蘇，將若之何？不如錢塘有重江之險。」議遂決。命淵守姑蘇，言戎器全缺，兵匠甚少，乞括民匠營繕。尋自平江赴行在，拜簽書樞密院事，仍兼都統制。命下，諸將籍籍。帝聞之，乃命免奏事簽書，仍解都統制，以慰眾心。

先是，統制官苗傅自負世將，以淵驟用，頗觖望；劉正彥嘗招巨盜丁進，亦以賞薄怨淵。而內侍康履頗用事，及淵入樞府，傅、正彥以其由宦官薦，愈不平。俟淵入朝，伏兵殺

之，並殺康履，遂成明受之變。淵時年五十三。

淵為將輕財好義，家無宿儲，每言：「朝廷官人以爵祿足代耕，若事錐刀，我何愛爵祿，曷若為富商大賈邪？」初，帝在南京，聞淵疾，遣中使曾澤問疾。澤還，言其帷幔茵褥皆不具，帝輟所御紫茸茵以賜。然其平群盜多殺降，與康履深交，故及於禍。贈開府儀同三司，累加少保，官其子孫八人。紹興四年，又官二人。乾道六年，謚「襄愍」。子倚。

解元

解元，字善長，保安軍德清砦人。疏眉俊目，猿臂，善騎射。起行伍，為清澗都虞候。建炎三年，隸大將韓世忠麾下，擢偏將。世忠出下邳，聞金兵大至，士皆駭愕。元領二十騎擒其生口，知敵動息。俄逢騎數百，身自陷陣，橫刺酋長墜馬，餘皆遁去。授閤門宣贊舍人。苗傅、劉正彥之變，從世忠追至臨平與戰，賊勢既衰，擒於浦城。

四年三月，金人攻浙西，世忠治兵京口，邀其歸路，以海艦橫截大江。金人出小舟數十，以長鉤扳艦。元在別舸躍入敵舟，以短兵擊殺數十人，擒其千戶。授忠州團練使，統制前軍。繼從討閩寇范汝為，轉討湖外諸盜。時劉忠據白面山，憑險築壘。世忠討之，距賊營三十里而陣。元獨跨馬涉水薄賊砦，四顧周覽。賊因山設望樓，從高瞰下，以兵守之，屯壯銳於四山，視其指呼而出戰。元既得其形勢，歸告世忠曰：「易與爾，若奪據其望樓，則技窮矣。」世忠然之，遣元率兵五百，長戟居中，翼以弓矢，自下趨高，賊眾莫支。乃據望樓，立赤幟，四面並進，賊遂平。改相州觀察使。

紹興四年，金人、偽齊合兵入侵。世忠自鎮江趨揚州，命元屯承州。金人至近郊，元度翌日必至城下，遣百人伏要路，百人伏嶽廟，自以四百人伏路隅。令曰：「俟金人過，我當先出掩之。伏要路者，視我麾旂，則立幟以待，金人必自嶽廟走，伏者背出。」又決河岸遏其歸路。金人果走城下，伏發，金人進退無路，乃走嶽廟，元追之，獲百四十八人，止遺二人。時城中兵不滿三千，金萬戶黑頭虎直造城下約降。元匿其兵，以微服出，偽若降者。金人稍懈，俄伏發，擒黑頭虎。未幾，金兵四集，元戰卻之，追北數十里，金人赴水死者甚眾。改同州觀察使。六年，從世忠出下邳，以數百騎破敵伏兵，授保順軍承宣使。

十年，略地淮陽，至劉冷莊，騎才三百，當敵騎數千。元揮戈大呼，眾爭奮，敵披靡。

俄而救至，後部疑懼，元回顧曰：「我在此，若等無慮。」眾乃安。轉戰自辰至午，敵退，成列而還。加龍、神衛四廂都指揮使。

明年，世忠罷兵柄為樞密使，以元為鎮江府駐劄御前諸軍都統制，以統其眾。又明年，進侍衛親軍馬步軍都虞候，尋授保信軍節度使。卒，年五十四。贈檢校少保。

曲端

曲端[1]，字正甫，鎮戎人。父渙，任左班殿直，戰死。端三歲，授三班借職。警敏知書，善屬文，長於兵略，歷秦鳳路隊將、涇原路通安砦兵馬臨押，權涇原路第三將。

夏人入寇涇原，帥司調統制李庠捍禦，端在遣中。庠駐兵柏林堡，斥堠不謹，為夏人所薄，兵大潰，端力戰敗之，整軍還。夏人再入寇，西安州、懷德軍相繼陷沒。鎮戎當敵要衝，無守將，經略使席貢疾柏林功，奏端知鎮戎軍兼經略司統制官。

建炎元年十二月，婁宿攻陝西。二年正月，入長安、鳳翔，關、隴大震。二月，義兵起，金人自鞏東還。端時治兵涇原，招流民潰卒，所過人供糧秸，道不拾遺。金遊騎入境，端遣副將吳玠據清溪嶺與戰，大破之。端乘其退，遂下兵秦州，而義兵已復長安、鳳翔。統領官劉希亮自鳳翔歸，端斬之。六月，以集英殿修撰知延安府。

王庶為龍圖閣待制，節制陝西六路軍馬。遂授端吉州團練使，充節制司都統制，端雅不欲屬庶。九月，金人攻陝西，庶召端會雍、耀間，端辭以未受命。庶以鄜延兵先至龍坊，端又稱已奏乞回避，席貢別遣統制官龐世才將步騎萬人來會。庶無如之何，則檄貢勒端還舊任，遣陝西節制司將官賀師範趨耀，別將王宗尹趨白水，且令原、慶出師為援，二帥各遣偏將劉仕忠、寇鰕來與師範會。庶欲往耀督戰，已行，會龐世才兵至邠，端中悔，以狀白庶，言已赴軍前，庶乃止。師範輕敵不戒，卒遇敵于八公原，戰死，二將各引去，端遂得涇原兵柄。

十一月，金諜知端、庶不協，併兵攻鄜延。時端盡統涇原精兵，駐淳化。庶日移文趣其進，又遣使臣、進士十數輩往說端，端不聽。庶知事急，又遣屬官魚濤督師，端陽許而實無行意。權轉運判官張彬為端隨軍應副，問以師期。端笑謂彬曰：「公視端所部，孰與李綱救太原兵乎？」彬曰：「不及也。」端曰：「綱召天下兵，不度而往，以取敗。今端兵不滿萬，不幸而敗，則金騎長驅，無陝西矣。端計全陝西與鄜延一路孰輕重，是

以未敢即行，不如蕩賊巢穴，攻其必救。」乃遣吳玠攻華州，拔之。端自分蒲城而不攻，引兵趨耀之同官，復迂路由邠之三水與玠會襄樂。

金攻延安急，庶收散亡往援。溫州觀察使、知鳳翔府王　　將所部發興元，比庶至甘泉，而延安已陷。庶無所歸，以軍付　　，自將百騎與官屬馳赴襄樂勞軍。庶猶以節制望端，欲倚以自副，端彌不平。端號令素嚴，入壁者，雖貴不敢馳。庶至，端令每門減其從騎之半，及帳下，僅數騎而已。端猶虛中軍以居庶，庶坐帳中，端先以戎服趨於庭，即而與張彬及走馬承受公事高中立同見帳中。良久，端聲色俱厲，問庶延安失守狀，曰：「節制固知愛身，不知愛天子城乎？」庶曰：「吾數令不從，誰其愛身者？」端怒曰：「在耀州屢陳軍事，不一見聽，何也？」因起歸帳。庶留端軍，終夕不自安。

端欲即軍中殺庶，奪其兵。夜走寧州，見陝西撫諭使謝亮，說之曰：「延安五路襟喉，今已失之，《春秋》大夫出疆得以專之，請誅庶歸報。」亮曰：「使事有指，今以人臣擅誅於外是跋扈也，公為則自為。」端意阻，復歸軍。明日，庶見端，為言已自劾待罪。端拘縻其官屬，奪其節制使印，庶乃得去。

王　　將兩軍在慶陽，端召之，　　不應。會有告　　過邠，軍士劫掠者，端怒，命統制官張中孚率兵召　　，謂中孚曰：「　　不聽，則斬以來。」中孚至慶陽，　　已去，遽遣兵要之，不及而止。

初，叛賊史斌圍興元不克，引兵還關中。義兵統領張宗諤誘斌如長安而散其眾，欲徐圖之。端遣吳玠襲斌擒之，端自襲宗諤殺之。

三年九月，遷康州防禦使、涇原路經略安撫使。時延安新破，端不欲去涇原，乃以知涇州郭浩權鄜延經略司公事。自謝亮歸，朝廷聞端欲斬王庶，疑有叛意，以御營司提舉召端，端疑不行。議者喧言端反，端無以自明。會張浚宣撫川、陝，入辨，以百口明端不反。浚自收攬英傑，以端在陝西屢與敵角，欲仗其威聲。承制築壇，拜端為威武大將軍、宣州觀察使、宣撫處置使司都統制、知渭州。端登壇受禮，軍士歡聲如雷。

浚雖欲用端，然未測端意，遣張彬以招填禁軍為名，詣渭州察之。彬見端問曰：「公常患諸路兵不合，財不足；今兵已合，財已備，婁宿以孤軍深入吾境，我合諸路攻之不難。萬一粘罕並兵而來，何以待之？」端曰：「不然，兵法先較彼己，今敵可勝，止婁宿孤軍一事；然將士精銳，不減前日。我不可勝，亦止合五路兵一事；然將士無以大異於前。

況金人因糧於我，我常為客，彼常為主。今當反之，按兵據險，時出偏師以擾其耕獲。彼不得耕，必取糧河東，則我為主，彼為客，不一二年必自困斃，可一舉而滅也。萬一輕舉，後憂方大。」彬以端言復命，浚不主端說。

四年春，金人攻環慶，端遣吳玠等拒於彭原店，端自將屯宜祿，玠先勝。既而金軍復振，玠小卻，端退屯涇州，金乘勝焚邠州而去。玠怨端不為援，端謂玠前軍已敗，不得不據險以防衝突，乃劾玠違節制。

是秋，兀朮窺江、淮，浚議出師以撓其勢。端曰：「平原廣野，賊便於衝突，而我軍未嘗習水戰。金人新造之勢，難與爭鋒，宜訓兵秣馬保疆而已，俟十年乃可。」端既與浚異，浚積前疑，竟以彭原事罷端兵柄，與祠，再責海州團練副使、萬州安置。

是年，浚為富平之役，軍敗，誅趙哲，貶劉錫。浚欲慰人望，下令以富平之役，涇原軍馬出力最多，既卻退之後，先自聚集，皆緣前帥曲端訓練有方。敘端左武大夫，興州居住。

紹興元年正月，敘正任榮州刺史，提舉江州太平觀，徙閬州。於是浚自興州移司閬州，欲復用端。玠與端有憾，言曲端再起，必不利於張公；王庶又從而間之。浚入其說，亦畏端難制。端嘗作詩題柱曰：「不向關中興事業，卻來江上泛漁舟。」庶告浚，謂其指斥乘輿，於是送端恭州獄。

武臣康隨者嘗忤端，鞭其背，隨恨端入骨。浚以隨提點夔路刑獄，端聞之曰：「吾其死矣！」呼「天」者數聲；端有馬名「鐵象」，日馳四百里，至是連呼「鐵象可惜」者又數聲，乃赴逮。既至，隨令獄吏縶維之，糊其口，熁之以火。端乾渴求飲，予之酒，九竅流血而死，年四十一。陝西士大夫莫不惜之，軍民亦皆悵悵，有叛去者。浚尋得罪，追復端宣州觀察使，謚「壯愍」。

端有將略，使展盡其才，要未可量。然剛愎，恃才淩物，此其所以取禍云。

論曰：南渡諸將以張、韓、劉、岳並稱，而俊為之冠。然夷考其行事，則有不然者。俊受心膂爪牙之寄，其平苗、劉，雖有勤王之績，然既不能守越，又棄四明，負亦不少。矧其附檜主和，謀殺岳飛，保全富貴，取媚人主，其負戾又如何哉？光世自恃宿將，選沮卻畏，不用上命，師律不嚴，卒致酈瓊之叛。迎合檜意，首納軍權，雖得善終牖下，

君子不貴也。二人方之韓、岳益遠矣。然子蓋、宗顏號俊子弟，著海之功，泗上之捷，亦足稱焉。王淵以總率扈從有勞，遂至驕盈，失將士心，自取覆敗。況結托康履與光世一轍，烏足道哉。解元始由韓世忠進，其攻城野戰，未嘗敗衄，有可稱者，不幸早世，惜哉！曲端剛愎自用，輕視其上，勞效未著，動違節制，張浚殺之雖冤，蓋亦自取焉爾。

此元朝作品在全世界都属于公有领域，因为作者逝世已经超过100年，且作品于1931年1月1日之前出版。

Public domainPublic domainfalsefalse

↑ 參見 周密《齊東野語》卷十五「曲壯閔本末」